

第八届茅盾文学奖

获得者最新力作

张炜◎著

告诉我书的消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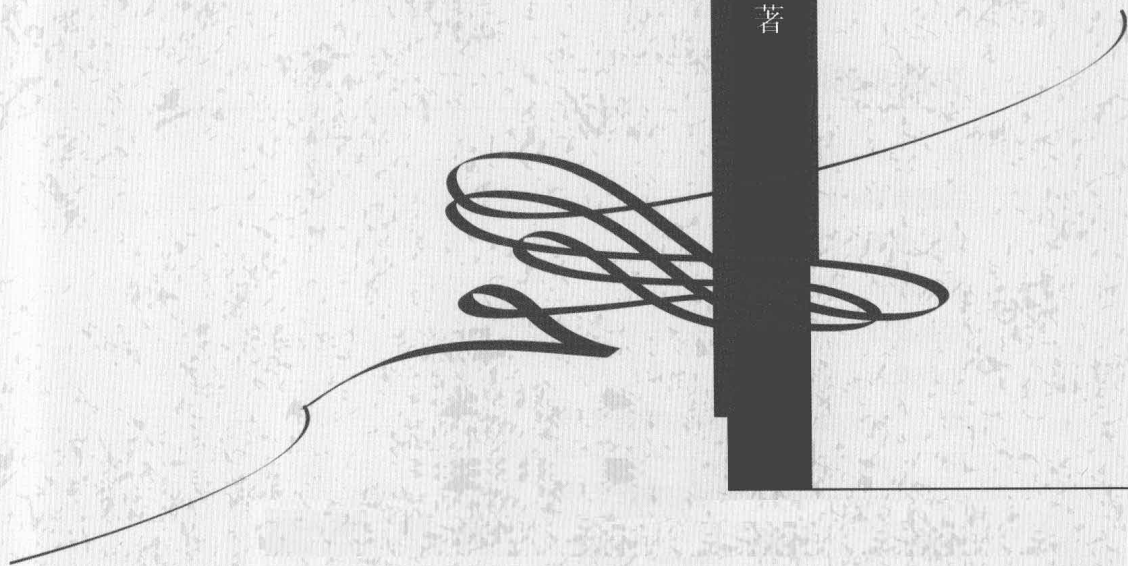
GAOSUWO SHUDE XIAOXI

新华出版社

第八届茅盾文学奖

获得者最新力作

张炜◎著



新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告诉我书的消息 / 张炜著. —北京: 新华出版社, 2012. 1

ISBN 978 - 7 - 5011 - 9874 - 0

I. ①告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07685 号

告诉我书的消息

作 者: 张 炜

选题策划: 刘志宏

责任编辑: 刘志宏

特约编辑: 罗秋实

封面设计: 李尘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新华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

网 址: <http://www.xinhupub.com>

<http://press.xinhuanet.com>

邮 编: 100040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新魏印刷厂

开 本: 170mm × 240mm 1/16

印 张: 19.75 插页: 4 页

字 数: 308 千字

版 次: 2012 年 2 月第一版

印 次: 2012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011 - 9874 - 0

定 价: 30.00 元

本社购书热线: 010 - 63077122

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: 010 - 63072012

图书如有印装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: 010 - 63077101



纵情言说的野心

读诗，一遍遍读着，奇怪的是总要走神，总要放下来，等待思绪从很早以前、从自己的那些诗歌梦想中飞回来。当年我还没有写出一行其他的文字，可是已经在读诗和写诗了，并在想象中描绘着自己的未来：一个诗人，写出了美妙或动人的句子，在一整页或更多页上排列出美妙的短句。诗对于我，是人间最不可思议的绝妙之物，是凝聚了最多智慧最多思想能量的一种工作，是一些独特的人在尽情倾诉，是以内部通用的方式说话和歌唱。我读了许多中国现代诗和古诗、外国翻译诗等，认为每一句好诗都是使用了成吨的文学矿藏冶炼出来的精华，是人类不可言喻的声音和记忆，是收在个人口袋里的闪电，是压抑在胸廓里的滔天大浪，是连死亡都不能止息的歌哭叫喊。

这是我向往之极的一条道路。我一直往前走，朝着向往之地走去，却至今没能抵达。展读这些诗章，激越而后的迷茫里，竟会觉得这就是自己亲手写出来的，口吻之亲切意象之熟悉，仿佛就是刚刚在纸上画圆了第一个句号。这种兴奋与欣喜引起的错乱忘却，移位和嫁接，并不是经常发生的。其他许多时候的日常阅读也许正好相反，那会因为极大的陌生感而泛起极大的排斥。所以我想，写作中有一句话叫“古今文章一大抄”，有时“抄”是必要发生的，那是喜爱和内心的吻合达到了一定程度，于是才会因共鸣而学唱，因学唱而忘情，因忘情而忘却，然后就将“他作”当成了“自出”。

就这样，我说出了自己对诗的喜爱。那些不易拆解的意象与辞章，晦涩和烂漫，都在我的悄然意会之中，我的隐隐诉求之中，我的言所不畅和跃跃欲试之中，我的梦幻孕育之中。诗的分析是一件不可强为之事。诗的言说是任何形式的文字都不能替代之物。如果一个人有办法用小说散文戏剧论文以及公文去表达这一切，也就不会使用诗句了，诗也就可以从人间消亡了。

所以诗的读者潜在于每一个生命之中，每一个生命都拥有无法言说的那一部分，故而在不知不觉之间，每一双世俗的脚步都会踏上无形的诗行。人活着，其实每天都在读写无形或有形之诗，都生活在莫名的诗意之中。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，正因为有了诗，才获得了真正的表述的自由。这个世界芜杂浑茫千头万绪，无以名之奇巧乖戾，就像我们无边无际的现代诗行一样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诗能够言说世界上的一切奥秘。

就怀着纵情言说的巨大野心，我们选择了诗。诗人是最机智的愚公，最聪慧的傻子，最无聊的执著，最寂寞的喧哗。读诗，不由得会想象诗人在那一刻那一瞬的生命形态，他的睿智与顿悟，禅性和机心，还有冶炼词语的痴迷匠气。正是由于诗意的锤炼，一个民族的语言才开始走入神奇的状态，它们似乎不可理喻又振振有词，四六不通却又沁人心脾。诗人既是操弄语言的大师，又是语言的奴隶，人成了诗奴，诗又被语言所绑架。当词语之链在诗人手里狂舞的那一刻，整个世界的固有秩序也就给打乱了。言说的秩序是一切条理的根源，而诗人就是破坏这种规范的无法无天的人。没有这种人，我们的世界就会凝固僵死，不再生长枝干和抽芽吐绿。而一个人只有进入了这种非常之态，才有可能发出感魂动魄的吟哦。诗人显然是完全自如地出入此境，并在语言和生活的两极之间自然地游走。

这就说到了具体的人。真正的诗人平和简朴，似乎在刻板平淡地生活着，一个年轮一个年轮地让生命成熟。也正是如此，他才没有阻断自己的朝圣之路。现实的人生和诗意的人生如果随意混淆起来，不仅没有了张力，而且极可能受到另一种虚假的折磨。银行职员艾略特在经办国际金融的那些年，同时也是大写《荒原》的日子。他白天填写着繁琐的账目往来报表，夜晚则演绎诗剧《大教堂谋杀案》。浮浅的艺术家会生活得特别像一个艺术家，浮浅的诗人非喊即叫。由此看来，诗人是典型的具有内在张力的、因质朴而变得更健康和更强大的人。二十世纪以来第三世界的文学人士，也包括部分公民的最大不幸之一，就是过于轻信和表面化地模仿了诗意的生活，从而失去了在现实中创造诗意的能力。脚踏实地的可靠感、为人的通达和近情入理，成为诗人蓬勃创造力的基础，成为其人格质地的一种外部呈现。

我在少年时代，曾经误以为诗人和艺术家都是长发飘飘的人，他们激动起来口吐白沫。后来随着阅历的增长，才知道所有艰苦的劳动者、真正



的大劳动者，没有一个是华而不实的人。也有花里胡哨的艺术家，但那往往是三四流的。我刚开始学习写作时曾遇到一个双手狂舞的文学青年，几十年过去，他终于把手放了下来。他放了下来，写出了自己的诗章。诗人的手温暖朴实，与人谈话时，长时间放在自己腿上。然而就是这双手，却写出了这么热烈浪漫的诗章。

读诗是一次回忆和温习，当然也是学习。我会尝试着，找回一些丢在了昨天的东西。人一刻不停地往前走，美好的东西却会不断地遗落，那是很可惜的事情。我会更加依赖于诗，求助于诗。

张炜2009年3月29日



目 录

纵情言说的野心 / 1

— 辑

留心作家的行迹

——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/ 3

求学今昔谈

——在华南师范大学的演讲 / 24

独一无二的文化背景

——在淄博读书大讲台的演讲 / 36

大物与大言之间

——在眉山“传统文化论坛”的演讲 / 51

消失的分号

——在鲁迅文学学院的演讲 / 63

时代的阅读深度

——在华中科技大学的演讲 / 78

小说家和散文

——在海南师范大学的演讲 / 94

书香何来

——在滨州医学院的演讲 / 104

二 辑

十年琐记 / 111

从春天到冬天

——《你在高原》访谈辑录 / 125

写作和行走的心情

——文学采访辑录 / 143

渴望更大的劳动

——谈《你在高原》的写作 / 169

行走之书 / 171

三十年文学小结 / 174

上路和远行 / 176

书院随谈 / 184

纯良的面容

——回忆罗伯特·鲍曼 / 187

圆融·思辨·质朴

——读《老子纵横谈一天不变道亦不变》 / 190

岁月的一层荧光 / 193

人迹罕至的大路

——读杨枫的画 / 195

小小一帧 / 197

谁读齐国老顽耿 / 198

青春的真诚和力量

——眉山谈小川 / 205



告诉我书的消息 / 207

三 辑

阿雅承诺的故事

——传媒奖答辞 / 217

坚信强大的人道力量 / 220

风会试着摧毁他 / 228

充耳不闻的状态 / 238

时代的思与诗

——痛悼铁生 / 240

每个村庄和工厂都有文学

——我与《文学报》 / 242

齐文化及其他

——2007年春天的访谈 / 244

茂长的大陆

——对美国文学的遥感 / 275

时下的阅读、写作和出版

——在“中国文学高端论坛”上的发言 / 27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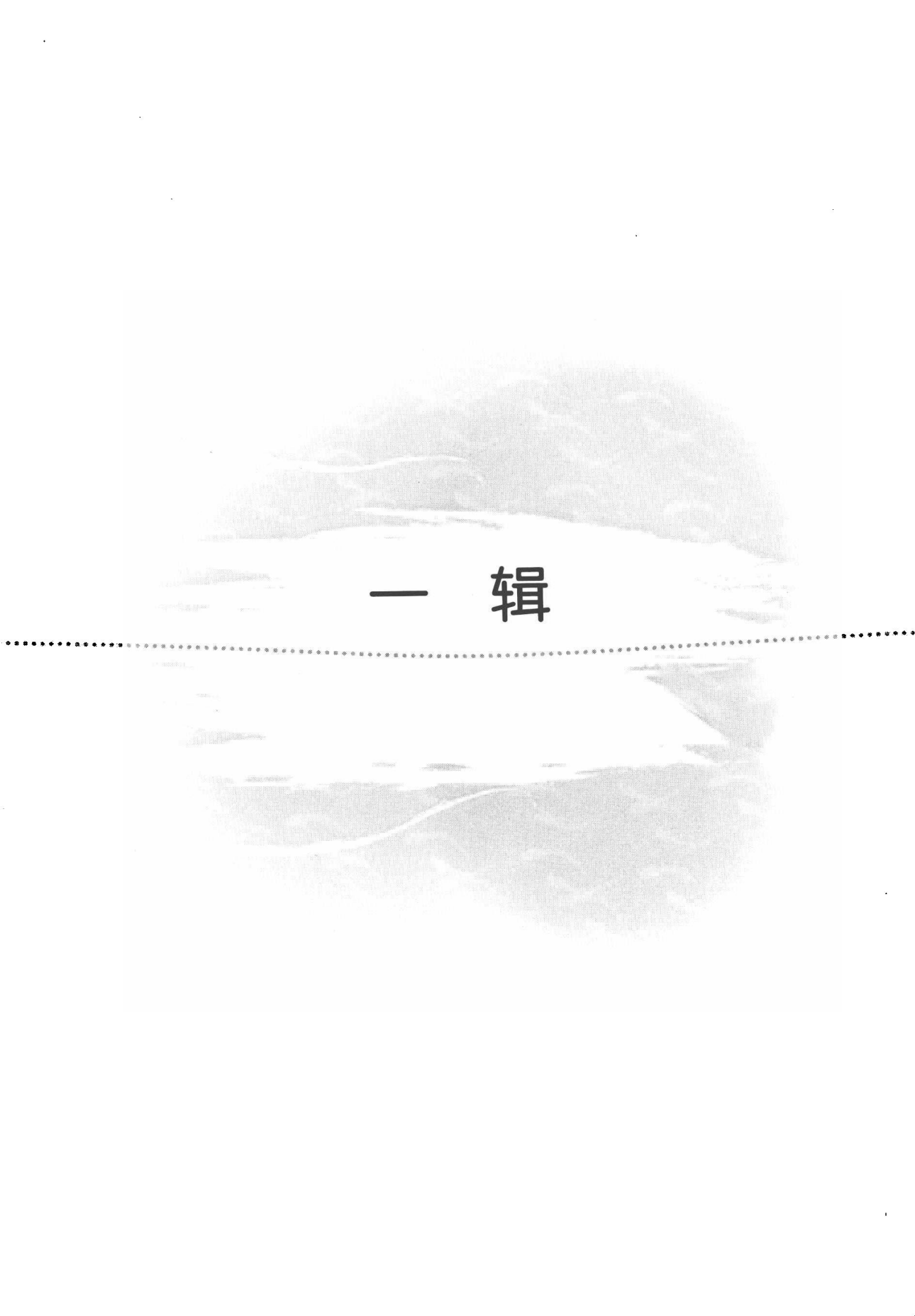
对经典的最后背离

——在中法作家对话会上的发言 / 283

与全球化逆行的文学写作 / 288

想象·功课·气象 / 292

站在谁的一边 / 306



— 辑



留心作家的行迹

——在北京大学的演讲

任何一个勤奋的写作者，都会是一个嗜读的人，他们满怀对杰作、对杰出作家的敬仰之情，一路走过来。关于阅读，会有激动人心的一些记忆。就这样，我们通过作品对作家越来越熟悉了，以至于觉得十八、十九世纪的大师们就像活在同一座城市里似的。有时还会产生一种幻觉，觉得他们写出了那么多伟大的作品，塑造了那么多让人难忘的人物，思想是那样博大，充满激情的诉说犹在耳边——他们怎么可能就这样离开、离我们远去了呢？

有时候真的会有一种错觉：觉得他们恍若在世，仍旧活着，说不定什么时候还会出现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，让我们再次发现他们的身影，听到他们的言说。这是因为我们对他们的文字太入迷了，不免有些恍惚，忍不住去想：如果他们出现在今天的某个场景里，会有怎样的表述、怎样的神情？

我有时真的会怀疑：这么一个沉重的、伟大的灵魂，会轻易离开人世，到另一个飘渺的世界？他真的能消失得无影无踪一去不归吗？我一直疑惑。有时候出差或旅行，有意无意地踏入他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，来到一些留下了他们痕迹的场所，比如说他们的故居、他们工作过的地方，立刻就变得屏息静气，蹑手蹑脚了——一厅一室、一件用具，都要忍不住细细地看，或者去抚摸一下……总觉得他们刚刚离去，这里分明还留有他们的体温和气息。

总之我觉得一些伟大的人物，很难从我们人世间彻底消失，他们或许仍然留了下来，在凝视我们，在关注我们的生活。

有一年秋天到蓬莱阁，第一次看到了阁上有个石碑，上面刻了苏东坡登阁时留下的手书：一开始写得比较谨慎，渐渐的，那种流畅与自由就出来了……苏东坡是多么让人心仪的中国作家，是最令我入迷的“屈李杜苏”中的一位，如果再加一位，就是陶渊明了。苏东坡的作品读得多了，音容笑貌

仿佛就在眼前。多么有趣的人，多么不可思议的天才。这儿仅仅有一个石碑，可是它果真刻录了一位伟大人物的行迹，而这个人已经离开我们九百多年了。顺着它寻访，你还会了解一些苏东坡在胶东半岛的事迹。他在胶东生活的时间很短，但还是做了一些有益于民生的事情。这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物，每到一地都会有所作为。可是他的一生都不得安宁，往往是刚到一个地方上任，还没有把椅子坐热——有时甚至是正在赴任的路上，一道新的任命又下来了。这等于是催命。苏东坡后来到过杭州，修了著名的“苏堤”。他去得最远的地方，是当时极为荒凉的海南岛。

终于有机会到了眉山，小心翼翼地走进了苏东坡的故居。那里可是他的出生地啊。怎样神奇的土地才能孕育出这样的一个人，接近眉山时，一直让我压住了心底的一个惊叹。那天徘徊在大文豪的故宅里，看过老宅和古井，觉得处处不可言说，最熟悉又最陌生——那是因为梦中来到他的故乡很多次了。这一切当然是因为阅读——开始读文字和情节，最后感受的只是一个人，那就是作家本人了，是他越来越突出、越来越靠近，他就像活在我们身边。

从地理的角度看，离我更近的一个作家是蒲松龄。他是山东临淄人，那儿更早的时候是齐国古都。我从小听了太多的狐仙故事，不知道这些故事有多少是来自他的手中、有多少是当地原来就有的。最早读的《聊斋志异》是开本很小的木刻本，一直读到现在的各种版本。书中的内容简直太熟悉了，因为它跟我自小经历的环境、跟那种生活氛围非常吻合。说狐讲仙这些事情在胶东一带太多了，我终于相信它们就是土地的原产，不过是由蒲老先生将它们记下来了。崂山上清宫那儿有一个边厢，很多人在那儿烧香烧纸。这个阴暗的小屋据说就是蒲松龄当年写作的地方。

在我眼里，这个阴暗潮湿的地方正合了一种文气。我宁可相信那种恍惚的道家气息与《聊斋》是一致的。作家与书的气质总是统一的，在我看来，蒲松龄一定多次来过崂山，并在这里有过长时间的留连。读他的书，觉得他的心理不是某一类作家那种阳光和明亮，不是那种感觉，而是一种幽暗阴隐的神秘。

我由崂山到了蒲家庄，那里有他的故居：地上铺着青砖，泛着湿气。中国传统的乡间建筑采光不好，有些暗。小屋里有一个大幅的挂像，上面的老



人长须飘飘，穿着官服——恰是他一生讨厌的那种仕人打扮。这让我想起一些文学通论，那里面谈到蒲松龄，总说他写狐写妖“高人一等”，说他“刺贪刺虐”。其实是赋予了很多阶级和社会的意义。但以我一个胶东人的眼光，以一个读者和作者的感受来说，觉得或许并非如此。相反，我觉得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兴趣写作，就是说他当时很喜欢记下这一类故事，并没有想那么多。对社会的牢骚固然有，那种愤愤不平之气文字里都有，但更多的还是趣味，是记录的兴致。这里，作家对于齐地风情、民俗传说的忠实书写才是主要的。有人认为蒲松龄的《聊斋志异》哺育了胶东一带的文化，而我却认为它是反过来的——是胶东一带的文化传统哺育了蒲松龄。我们常常会过多地从社会学的角度去分析作家和作品，这就难以放松，不能作为一个很自然的生命去面对它们，也就不能好好地欣赏了。其实只有朴实了自由了，才能更真实地贴近这个作家，理解其作品的生命底色。

到了美国波士顿，不远处就是康科德小镇，那里是有名的自然生态作家梭罗生活的地方，也是爱默生的居地。那儿离声名远播的瓦尔登湖非常近——我急于赶到瓦尔登湖边，因为从很早就看过徐迟先生译的一部叫《瓦尔登湖》的名作。我曾经想象，梭罗这个人为什么有这样巨大的勇气，一个哈佛大学毕业，却要告别城市文明、告别优越的物质生活，一个人到荒野老林里生活？他在那里开荒种地，与世隔绝，感悟人生，并将这一切作了详细的记录，写成了那部特别有名的人生启示录、自然生态文学的创始之作《瓦尔登湖》。他具体踏实地考察了一个人究竟应该从自然中索取多少，才算是一种合理的生活。他思考了很多形而上的问题。

不过，只有亲自踏上湖边，才能进一步感受那个人和那本书。用今天的眼光看，也许后来的人过分渲染了这个地方的荒凉和一个人的孤独。不管怎么说，梭罗的小木屋离那个小镇子很近，镇子上民风淳朴，风光秀丽，用现在的话说，就是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。我认为美洲欧洲那些很小的城镇真是太好了，那么美丽和安静，人要在那种地方生活，想堕落大概都很难吧。那些地方一片静谧祥和，没有急躁竞争的迹象，人的灵魂会比较安宁，可以静静地思考，思考一些与个人利益相距遥远的事情，这时候整个人的生理指标也都是非常好的。这样一来，人的身体和心灵都会是健康的。

瓦尔登湖漂亮极了，周边是密林，湖水清澈，一到秋天松林里还闪着

一片片红叶。梭罗当年就在离湖边不远处搭了幢小木屋，除了钓鱼，还在林子里垦了一小片地。这在现代人看来，说到底还是神仙岁月。小木屋离镇子也就是半小时的路，他要经常去爱默生家——那是他的文学老师，去他那里谈天和吃饭，临走还要挟上一些吃和用的东西。爱默生的故居在那个小镇子上，今天也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景点了。

梭罗的小木屋当然早就朽坏了，现在的一幢是后人依照原样恢复的，里面有一张小床一把椅子，还有一束野花，外面是他的一尊雕塑：伸着手，好像正在跟行人辩论。因为这是一个多少有些怪异的、好辩的人。

他最著名的著作除了《瓦尔登湖》之外，还有一篇《论公民的不服从》——那是他结束了一年左右的林中生活回到镇上之后，因为没有像镇上居民一样按时缴税，就被依法关了起来——放出时，他当众宣读了一篇文章，也就是这篇文章了。其中说：“我认为，我们必须首先做人，其后才是臣民。”还说：“我有权承担的唯一任务，是不论何时都从事我认为是正义的事业”。可见这是一位倔犟的人。他这个著名的“不服从”的理论，曾被印度的甘地反抗英国人统治时引用过，现在已经成为经典名言。

爱默生的住处是一幢白色的两层楼房，生前曾经因为一场大火烧毁过，镇上人出于对作家的爱慕和怜惜，自愿出钱帮忙，又照原样重新盖了起来。爱默生在文学史上被称为“超验主义作家”，我们许多人今天已经不知道这个“超验主义”是怎么回事了。爱默生是一个严谨的写作者，在美国算得上位老派作家了。当年，他除了写作还要到国内外作大量演讲。这和我们今天的作家有点不一样，那时的作家很重视演讲，就像伏案创作一样认真。爱默生不仅演讲，而且还要分“系列”，有“冬季系列演讲”、“春季系列演讲”等等，一讲就是几十场。他讲的内容可能是非常开放、非常个性化也非常有见地的，或者跟保守的基督教传统多少有点冲突吧，因为曾经有记录说，镇上的某些人还联合起来抵制他的演讲。但是作家照讲不误。我们今天从文章里看，爱默生没有什么大逆不道的地方，当时连这样的老先生居然也要受到抵制，可见民风之一斑，也可以想象当作家的不易。

类似的演讲者还有马克·吐温。吐温曾经有过经营实业的失误，把稿费投在自己并不太懂的事项上，结果赔了很多钱，最后不是用写作，而是用全国巡回演讲的收入填补了亏空。作家的演讲要面对听众，是一种思想和艺术



的直接发声，这是一个多么好的传统。

其实一个作家劳作一生，最后写出的一个重要人物就是作家自己——他没办法在所有著作中将自己掩藏起来。所以我们看一本小说，一部文学著作，都会感觉到这个作家的存在。他的一生给人物画廊里留下了那么多不可磨灭的人物形象，可是最后“塑造”的一个“人物”却无处不在，这就是作家本人。他的所有文字都在记录着一个生命的全过程，是这个生命在人世间留下的所有痕迹。在这些字里行间，作家的个人气质、灵魂、形貌和嗜好，都要无一遗漏地被镌刻下来。从这些文字符号中，我们会感受他的一切。

我们经常使用“伟大作家”这个概念，可是这样的作家是怎么产生的？当然是才华、经历、作品，这所有一切的综合。于是这就需要具备一些很重要的条件，比如活得相对长久一点，因为这样才能比较完整地展现一个生命的全过程。兰波是法国一个天才的诗人，可惜三十多岁就去世了，而且19岁就写完了所有的作品，那绝对是文学史上的一个超级天才。可即便如此，如果我们把“伟大”这个词汇放上去，又会觉得不太合适——因为他没有展现出一个生命的完整过程。一个人从出生、到青年和中年，再到老迈，他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社会的感受和认识是不同的。任何生命阶段都是不一样的，生命的感慨，会随着年轮的增加而改变，思想与艺术的含量也都在发生变化，所以说作家年纪很轻就终止了记录和表达，是非常可惜的事情。

如果打开一个大画家的作品集，一幅幅看下去，从他年轻时看到最后，就会觉得他把自己的生命活画了出来，得知这个人怎样由稚嫩到成熟，再到生命力和艺术经验完美结合的时候，所达到的创作的高峰。翻到最后的页码，你会看到他的生命渐入老迈，没有力气了，但是雄心还在。凭借一生那么丰厚的阅历和创作经验，技艺愈加高超，仿佛变得更有勇气、也更加不守规矩了——他个人就是规矩，他的一切都是艺术。这就是伟大的艺术家。看画家如此，看作家的全集何尝不是如此？伟大的作家有着怎样强悍的生命力，怎样利用时间——客观的时间和个体的生命之间发生着怎样的摩擦，真是一个谜，让我们百思不得其解。我们作为凡人，难以理解天才的行为。

给大家举几个例子，以说明人和人之间的巨大差异。人的差异之大，往往就因为操着共同的语言、长了大致相似的形貌而被掩盖了。比如我们都熟悉的政治人物列宁，他只活了五十多岁，且有大量的时间是在动荡中度过

的：流放、坐牢、暴动和革命。但是他的文字著作竟有六十多卷，每卷折合汉字四十多万，那就是两千多万字。多么巨大的劳动。他体量不大，可是生命力强大。另一个俄国人高尔基，同样不可思议。十月革命胜利后，苏联迎回了自己的国宝，当时欢迎他的民众人山人海。他住到了一座别墅里，只有三年的时间。那个别墅的楼梯是用整块大理石雕出来的，扶手雕成了翻腾的海浪。里面摆了大量的书籍，一架架的书看得人眼花，可是谁也想不到这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是高尔基当年读过的。这三年恰恰也是他一生中最忙的时间：建立全苏作家协会，会见无数人士，接待工人和农民代表团、儿童与妇女代表团，以及国际友人，看看排得满满的历年表，会觉得他几乎没有什么可以由个人支配的时间——可也就在这三年中，他读过了别墅中大量的藏书，而且作过详细的批语——我不相信，从中抽出几本，果真发现了一处处变色的钢笔字迹。同样是在这里，他还写下了长河小说，就是那部长达二百多万字的《克里姆·萨姆金的一生》中的一大部分。我们心里不禁要问：这是怎样的一个人？他又是怎样利用时间的？时间对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，可是那些伟大的人物竟然神秘地使用了时间。这对我们来说永远都是一个谜。

现在对高尔基的评价不像过去那么高了，因为我们过去太多地宣扬了这位“无产阶级作家”，后来就不再热衷了。人是很容易受世风影响的，都要跟着风向走，一个人不被街上的风吹透是很难的。可是我们冷静地想一想，实际上高尔基的流浪汉小说写得多么好，还有那么多杰出的长篇和戏剧，实在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师。

从高尔基再到托尔斯泰——我们读了那么多托尔斯泰的书，在我眼里这可是西方文学的第一人。托尔斯泰和关于托尔斯泰的书，我几乎将译文全读了。终于有一天，有幸来到了托尔斯泰的雅斯亚纳·波良纳庄园。这是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名字，这里发生了多少故事。托尔斯泰在这个庄园里过了最长的岁月，写出了最多的作品——我相信他的灵魂一直会在这里徘徊不去。走进庄园，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激动。

它比我们所能想象的还要大出很多。这里一切如同原来，房屋、道路、林子，到处都保存了托尔斯泰的秘密，留下了他的痕迹。他当年用过的东西，从一幅幅照片到日常器具，一切都在。我仿佛看到了书中所描述的那些场景，他劳作的地方，还有他抚摸过的物品。就我所知道的一些细节，比如